



(插图典藏版)

Bacon essays

培根随笔

[英]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译者 孙笑语





(插图典藏版)

Bacon essays

培根随笔

[英]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译者 孙笑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随笔 / (英) 培根 (Bacon, F.) 著; 孙笑语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46-0129-9

I. ①培… II. ①培… ②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
—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605 号

培根随笔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英) 培根 (Bacon, F.)

译 者: 孙笑语

责任编辑: 卓 娜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开 本: 32 开 (880mm×1230mm)

印 张: 7.7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129-9

定 价: 22.00 元

前 言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随笔作家之一。

事实上，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研讨科学和哲学问题的，如《学术的进步》、《新工具》、《论事物的本性》、《各家哲学的批判》、《论人类的知识》等。在欧洲，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大多偏重于抽象的逻辑推导，离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空疏无用；而培根则号召人们抛弃空洞的逻辑演绎，转而关注具体的事实，并采用实验调查法认识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先观察世界、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法（分析、比较、选择、排除等）”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培根的这种思维方式，从此成为科学界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培根因此被马克思尊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首先是一位思想者，他在科学、逻辑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都别有洞见。这些见解既系统化地体现在其学术专著中，又以随笔的方式做了更加通俗化的表达。

培根的随笔，从形式上看，只是一些摘记式的短章，随意、洒脱；从内容上看，大多论述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见解独到而精辟；从文笔上看，语言简洁、凝练，深入浅出。培根随笔中的很多文字，已经成为格言警句，比如“知识就是力量”“没有友谊，则世上不过是一片荒野”“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



美德是坚忍。后者是更为伟大的一种德性”“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等等。

随笔这一文学形式，最初是由法国的蒙田确立的。培根第一个把它移植到英国，并使之成为英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培根的随笔，主要集中在《论说文集》和《论古人的智慧》两部集子中，我们这个译本从中挑选了最适合当代人阅读的篇章。

目 录

论说集

论真理	10
论死亡	12
论宗教统一	14
论复仇	18
论厄运	20
论作假与掩饰	21
论父母与子女	24
论结婚和单身	26
论嫉妒	28
论恋爱	32
论高位	34
论勇敢	39
论善良与性善	42
论贵族	45
论叛变	47
论无神论	54



论迷信	58
论游历	60
论王权	63
论谏议	68
论时机的把握	73
论狡猾	74
论自私	78
论变革	80
论速度	82
论小聪明	84
论友情	86
论消费	94
论强国的方法	96
论养生	105
论猜疑	107
论辞令	109
论殖民地	112
论财富	116
论预言	120
论野心	124
论假面具与演舞会	127
论人的天性	129
论习惯与教育	132
论好运	134
论放贷	136
论年轻与衰老	140

论 美	143
论残疾	145
论建筑	147
论园林	152
论交涉	159
论随从和友人	161
论请托者	163
论学问	166
论党派	168
论礼仪	171
论赞誉	173
论虚荣	175
论荣誉与名声	177
论司法	180
论愤怒	185
论变化与兴亡	187

论古人的智慧

诚实的卡珊德拉	194
自恋的那客索斯	196
无法收回的誓言	198
幸运的牧羊人	200
俄耳普斯的音乐	202
自负的门农	205
塞壬的恶性	207
迷失方向的阿塔兰特	210



造物主普罗米修斯	212
代表大自然的潘	221
听话的狄俄墨得斯	229
技工代达罗斯	231
变成蚱蜢的提托努斯	234
朱庇特的良苦用心	235
冥后普罗塞皮娜	236
悲惨的墨提斯	239
走中庸之路的伊卡罗斯	240
心狠毒辣的斯芬克斯	242
爱神丘比特	245

论说集





论真理

罗马行政官彼拉多在审判耶稣时曾问道：“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对此，彼拉多心里很清楚。很多人排斥固守一种信仰，他们喜欢精神上的自由驰骋，认为固守信仰会羁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在过去，很多哲学家持这种观点，现在仍有人认同他们，但他们显然没有前辈们那么意志坚定。

人们之所以喜爱伪真理，不只是因为惧怕探寻真理的艰苦过程，或者真理本身加诸于人们思想的束缚，还出于天生的爱好，这是人的劣根性之一。古希腊晚期曾有人对此很不能理解：伪真理既不像诗歌般吸引人，也不能如经商般从中获利，但还是如此吸引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我也说不不好。“真理”就像是无遮无掩的阳光，歌剧、晚会以及其他表演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显得不够庄严美丽，甚至还不如灯光、烛光。在世俗的眼中，真理往往被误解，这就好比珍珠：在日光下很美，却比不上在各种光线下都同样美好的钻石和红玉。带些伪真理的道理总是更加有趣。失去了伪真理带给人们的自以为是的希望和想象后，很多人心被忧郁和疾病占据，开始萎缩，变得可怜，甚至连自己都觉得讨厌。

有人怀疑这一点吗？一位早期耶教著作家曾把诗比作“魔鬼的酒”，因为作为伪真理影子的诗，却能占据人的想象。其实，真正害人的，不是外在的伪真理，而是内心对伪真理的喜爱，正是这种喜爱使得它在心里扎根。但是，无论伪真理如何侵蚀人们的思想，只受其本身评判的真理告诉我们：研究真理，即是向它示爱；认识真

理，即是同它相处；相信真理，即是享用它。这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

《旧约·创世纪》中曾提到，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最先创造了感官之光，最后才创造智慧之光。自此之后，他始终在以圣灵昭示世人。他首先将光明带给混沌万物，然后将灵魂赐给芸芸众生，至今，他仍然不断用光明照亮他的选民。有一位诗人为其所在哲学派别增光不少，他曾说：“在岸上看海中颠簸的船只，是一件乐事；在城堡中看窗下征战的过程，也是一件乐事；但是同站在真理的高峰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真理是最高的山峰，空气始终宁静清澈，站在那儿，可以俯瞰山下的迷雾重重、风雨漂泊。”这段话说得很好，但前提是必须怀着恻隐之心去看待这些情景，而不能一味自满。如果一个人心里充满爱，并能顺应天意，坚守真理，那么他其实算是活在天堂里了。

以上我们提到了教义及哲学中的真理，下面我们来谈谈世事中的真理。人性的光荣在于正直坦诚，即使是那些不正直坦诚的人，也承认这一点。混淆真相的行为会贬低自身的品质，就如同为了方便而向金银里掺加合金。蛇依靠肚子蜿蜒爬行，这种卑贱的走路方式与上述行为倒是有着相似之处。人们认为说谎欺诈是最羞辱的恶行，那么是什么造就这种观点呢？我认为法国思想家蒙田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说的很好，他说：“仔细想想，说谎的行为，是对上帝大胆而对世人懦弱的行为。”因为谎言是对世人的隐瞒，但却瞒不过上帝。有个预言曾说：世上无诚信真实的时候，基督将重临。谎言将为人类带来末日审判。这种说法形象地描绘出了说谎欺诈的罪恶之处。



论死亡

成人对死亡的恐惧就像儿童害怕黑暗一样；与黑暗有关的恐怖故事使儿童更怕黑，同样的，成人见证过死亡后也会更加的害怕它。平静地看待死亡，把它当做对罪恶的惩罚，或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途径，这是符合宗教信仰的虔诚之见。但是，带着恐惧的心理把死亡看做我们必须献给自然的贡品，这是十分愚蠢的。宗教往往带有迷信色彩，一些记录修行戒律的书中写道：人该思索指尖受刑时承受的痛苦，再推想死亡时肉身的腐烂毁灭又该是何等的痛苦。但事实是很多死法的痛苦比肢体受刑要轻，因为人体最致命的器官不一定敏感。一位以俗世哲学家及普通人自居的先人有一句精彩的言论：“伴随着死亡而来的，比死亡本身更令人惧怕。”临死时的挣扎、惨白的面庞、亲友的恸哭、充斥着黑色调的葬礼，这一切，都比死亡更可怕。

然而，我们并不是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类脆弱的情感能帮助我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比如仇恨，它让人无惧死亡；爱情，它让人蔑视死亡；荣誉，它让人期盼死亡；悲伤，它让人寻求死亡；恐惧，它让人抢占死亡。能战胜死亡的情感远不止上述几种。我们能从书中发现：奥托大帝自杀后，许多大臣怀着对他的哀怜之心以死追随，这种哀怜之心，是人类最温柔的情感，它使人无惧死亡。此外还有塞内加曾提到的“苛求”和“厌烦”这两种情感：“试想你反复做着同一件事，这时，促使人赴死的就不仅是勇敢和困苦，厌烦之心也同样让人想一死了之。”这种厌烦心理使得未曾经历贫苦

生活的怯弱之辈也会想要寻死。

值得注意的是，英雄豪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自我如故，死亡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奥古斯都大帝临死时仍称赞道：“永别了，莉薇娅！请不要忘记我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史学家塔西佗曾在《编年史》一书中指出：“提比略（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的身体日渐衰竭，但他虚伪依旧。”韦斯巴芗临死还开玩笑说：“我猜我快要成神了。”加尔巴引颈赴死时，豪迈的说：“砍吧！假如这样有益于罗马人民的话。”塞普蒂默斯·塞维鲁死前仍照常办公，他说：“把需要我处理的事都赶快拿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斯多葛派（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学派）往往会大肆操办葬礼，但把死亡看得太重会使它显得更可怕。其实有句话说得对：“他把生命的终结看做自然对我们的恩赐。”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也许对婴儿来说，出生与死亡一样痛苦。冲动中死去之人，正如在热血沸腾时受伤的人，他们当时不会感到疼痛。所以，怀着一颗坚定向善的心，就不会受到死的痛苦带给人的困扰。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当一个人实现了自身价值后，对他来说最甜美的歌就是“现在请你带走你的仆人”。死亡还打开荣誉之门，熄灭妒忌之火。“生前遭人妒忌的人，死后将受到人们的爱戴。”



论宗教统一

实现宗教统一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维系。对于异教徒来说，宗教的争执和分歧的劣迹是不存在的，因为异教徒的宗教只有典礼和仪式，而没有固定的信仰，这可以从他们的神父由诗人来充当这一点看出来。然而，真正的上帝是一位“忌邪的神”，他不允许自己的宗教中出现异类，也不容许不够虔诚的信仰。因此，我们将从结果、界限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宗教统一的问题。

令上帝喜悦，当然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宗教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结果对教会内外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散布异端邪说、分裂教会的教外人士比伤风败俗之人更丑陋。肉体的伤残比体液的不均衡影响更恶劣，精神上也如此。所以，破坏统一会使教内之人离心，使教外之人抵触宗教。这时就会有人说：“看，他在野外”；又有人说，“看，他在屋里”。这是暗指有人在异教徒的秘密集会中寻找耶稣，又有人从教堂这种表象上寻找耶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牢记“不要出去”四个字。一位外邦人的宗师（圣保罗）因传教的关系对教外人士格外在意，他曾说：“如果一个异教徒进来，发现你们意见如此南辕北辙，难道不会觉得你们疯了吗？”无神论者和世俗中人看到这种场面恐怕也会这么认为，甚至可能因此“坐上褻慢人的座位”。有一位褻慢大师曾以《异教徒的莫里斯舞》作为他幻想出的一本书的名字。这样严肃的讨论中以此为例似乎有些不妥，但它却能说明这种弊端。因为异教徒们真正是丑态百出，为那些轻狂之人及恶俗政客耻笑神圣事物提供了机会。

对于教内人士，统一会带来和平，而和平是一种能树立信仰、广布爱心的福祉。教会将由表面的和平转化为内心的和平。并且，宗教的统一使信徒们不再忙于争辩，转而全心投入到教义的研究上，写出更多宏伟之作。

我们讨论统一的界限，是因为对界限的划定极为重要。在如何划定界限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激进派人士才不管和平与否，他们关心的是你的派别和立场，“和平不和平与你何干？你站到我身后就行了。”而那些保守派人士好似要在上帝和世人之间主持公道似的，他们认为宗教的问题可以采用包容并调和的手段来解决。这两种态度都很极端。基督制定的信徒盟约中有两条相辅相成的条文，我们只要真正理解了它们的意思，即可避免走上极端。这两条条文是：“不帮我们的，即是反对者”，“不反对我们的，即是同盟者”。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摒弃观点、派别等细微末节上的差别，而以信仰这一大前提来划分宗教的界限。很多人认为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是小事一桩，但如果能摒弃成见会更好。

下面我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有两种分裂上帝教会的争论人们应当注意，切勿为之。一种是因一言不合而为不值一提的小事激烈争论。基督教一位先人曾说：“基督的衣服没有缝隙，但教会的服装可以有多种颜色。”他又说：“衣服可以款式多样，但不能存在裂缝。”如此说来，“统一”和“划一”是两码事，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因此没必要太较真。另一种是所争论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在争论的过程中太过深究，以致变得隐晦且琐碎，华而不实。有些无知之人彼此往往就同一件事争论不休，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稍有洞察力的人一听便可察觉到。既然人类都可以察觉，对于洞悉一切的上帝来说就更不是什么难事了。那么我们还能认为，他会因为看不出世人争论的是同一件事，从而接受双方的观点吗？圣保罗曾在



就此问题的训诫中精妙地定义过这种争论的性质：“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视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人们无中生有的制造矛盾，并给它们换个说法重新定义，以至于原本该由含义支配名称的，却反过来由名称支配含义了。

统一也有两种假象：一种是建立在无知盲从的基础上的，因为黑暗之中各色皆黑；另一种是妥协让步的成果，建立在承认根本性矛盾存在的基础上。而统一的真理与假象，即使混在一起也不可能融合，就像是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大象脚上的铁和泥。

至于获取统一的方法，我们必须警戒，不能通过违背道德、法制的途径来取得或巩固宗教的统一。在护持宗教时基督徒有两把剑，精神之剑的和世俗之剑，它们各司其职。但穆罕默德之剑或者同类的剑是不允许被拿起的。我们不可以借助战争来传教，或者使用暴力强迫于人（当然，公然亵渎神明，或者利用宗教阴谋篡国的行为例外）；更不能助纣为虐，将平民引入战火。国家政权是顺应神的旨意而建立的，而那些倾覆国家政权的举动，相当于打着上帝的旗号来对抗上帝的旨意。这就好比两块石头的碰撞，最终都将撞碎。不能一味把世人看做基督徒，他们首先只是普通人。

诗人卢克莱修看到阿伽门农狠心把自己的女儿献祭给神灵时，惊叹道：“宗教迫害竟如此之深。”不知他听闻法国大屠杀和英国火药案后又该做何感想？只怕他会成为更加坚定的无神论者，以七倍的精力投入到享乐中去。当我们为了维护宗教而拔出世俗之剑时，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它一旦落入普通百姓手里便会演变成一场闹剧。这种事情就留给再洗礼派的其他狂放恶徒吧。

魔鬼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对神极大的亵渎；而让上帝扮成某种角色并说：“我要降至地下，我要与黑暗之王同等”，这更是对神的亵渎。如果宗教的使命堕落到谋杀